



鲁山羊杂可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感恩“直供”

◎钱永广(安徽天长)

假日里,我开车回老家返城前,母亲忙得脚不沾地,去菜园摘她亲手种的各种蔬菜,准备家里的米面油和鸡蛋。车的后备厢里被母亲塞得满满当当。

母亲虽已年近古稀,但身体还算硬朗。自我进城工作后,她和父亲就一直居住在农村老家。虽说我和父母是两地分居,但其实距离并不算远,我开车回家,也就是一小时不到的车程。可孩子小,我工作忙,回家看母亲的次数少之又少。

母亲十分惦记我们。如果我长时间不回去,母亲就会盘算着什么时候我家的粮油米面快该吃完了,这时,母亲就会催促父亲赶快背上那些收拾好的东西给我送进城来。记得儿子5岁那年,有一次,父母进城来看我,除了背着大米、油、蔬菜和鸡蛋外,还顺便带了一只自己养的鸭子。吃饭的时候,儿子喝了一口鸭汤,连声夸赞:“还是奶奶家养的鸭子好吃,肉嫩味香!”

见孙子吃得满嘴油亮,大呼过瘾,正端起饭碗的母亲连忙放下手里的筷子,问儿子:“真的好吃吗?”儿子顾不得放下手里的碗,一边低头喝汤,一边连连点头:“奶奶,这鸭汤是真的好喝,我还喜欢吃奶奶家种的蔬菜,爷爷养的鸡呢!”

儿子喝着鲜美的鸭汤,还惦记着老家养的鸡,把母亲逗得哈哈大笑。

从此,不仅是送粮油、鸡蛋、蔬菜,父亲母亲又多养了不少鸡鸭。隔一段时间他们就扛着大包小包进城一趟,把东西“直供”到我们家。

父母的这种“直供”方式,已经维持好几年了。这些年,父母年纪越来越大,他们扛着“直供”进城也越来越吃力。去年秋天,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,他们终于把地承包了出去,可为了我们能吃上没有农药和化肥的大米,父亲执意留了一块自留地。

真希望岁月能够定格,父母能够永远不老,我家的“直供”能一直连绵不绝。



羊杂可,名字听起来怪怪的,尤其那个“可”字,读的是降调去声,给人一种自信,也暗含一点自负。这是鲁山的一道早餐美食,是满街氤氲的烟火气。

在天寒地冻、雪花乱舞、身上发冷时喝上一碗羊杂可,真是快乐的事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在鲁高求学时,曾去政府街喝羊杂可。远远地,就看见飘摇的招牌,闻到临街锅里飘出的香味。来就餐的人熙熙攘攘排着长队,掌勺的师傅动作麻利,从翻滚的锅里舀出羊杂碎,一勺勺倒进码在锅边的瓷碗里,再放点香菜末、碎葱花、红油辣椒,红绿相间,汤白肉香,鲜美无比的羊杂可就出锅了。

一碗羊杂可,里面有切成片或丝的羊脸、羊肝、羊肠、羊肺、羊肚等羊杂碎,吃起来筋道耐嚼,鲜而不腥,香而

不腻,再配上火烧、油条或馒头,好吃实惠。排到的人端起碗热火朝天地吃起来,很快头上就冒出细汗,心里暖和舒坦。

鲁山羊杂可有多种做法,一种是将熟羊杂切片切丝,食客来了抓一把放入碗中,再冲上高汤,叫冲汤羊杂可;另一种是将切好的熟羊杂回锅爆炒,续汤勾芡,叫烩锅羊杂可;还有一种是将熟羊杂切好,用煮羊杂的高汤快火烩制,叫烩羊杂。

现在,鲁山县城里的羊杂可店遍布大街小巷,但最有名的在西穆路。那里有一家烩羊杂用传统水退工艺,大火烹煮,肉质鲜美细嫩,迄今有百余年历史。新一代的传人结合现代人的需求,推出羊杂、传统五料、辣椒油等真空包装产品,使羊杂可漂洋过海,发扬

光大。

关于羊杂可,有一个动人的传说。相传乾隆微服下江南,行至鲁山西关,闻到一股幽香,忽觉饥饿难耐。太监打探回报:“无他,仅有一家小店,唯卖羊杂。”乾隆闻听欣然道:“羊杂?亦可!亦可!”不一会儿,店家呈上羊杂汤,配以焦香火烧。一向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乾隆食后顿觉龙体舒坦,高声赞道:“满汉全席三百味,羊杂可数独一味!”从此,鲁山羊杂可名声大震,传遍天下。

聪明的鲁山人把“羊杂可数独一味”取前三个字,挂出大大的招牌——羊杂可,还自负地说,别不信,皇帝都说好吃哩。

传说不可考,美味实属真。鲁山羊杂可,确实好吃。

外卖“小弟”

◎董阿丽(辽宁营口)

天已立秋,正午的阳光依然毒辣。带女儿去逛街,还没到午饭时间,我们就跑到街边的小吃店里。店主是对年轻夫妻,已在这里经营一年多,我时常光顾,彼此之间很熟稔。

点了一份冷面,一份蛋炒饭,坐在空调下等着配餐。

这时,店门打开,一个小男孩走进来,径直奔向后厨。听着后厨里的对话,才知道那个男孩是店主的儿子。和女主人闲聊得知,那孩子今年10岁,暑假来店里帮忙。女人招待顾客,男人做菜,孩子帮妈妈的忙,有时帮店里送些附近的外卖。

外卖?那孩子只比女儿大一岁,就能送外卖了?

正想着,男孩拿起外卖出了门。

女主人说,刚开始开店太忙,只得把孩子放在老人身边,他们中途回去发现孩子天天看电视玩手机,成绩

急转直下,夫妻俩商量之后,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。在他们看来,这是最坏也是最好的选择。

孩子每天看父母出摊很早,收摊很晚,假期主动提出到店里帮忙。刚开始只让他负责洗菜,有一天顾客点了一份加急餐,店里正忙,女主人脱不开身,顾客就在小店旁的办公楼,就放手让孩子跑了一趟。谁知送过一次餐后,孩子竟主动担起送外卖的工作。一来二去,周围人称他外卖“小弟”,还收获了很多五星好评。

我们吃完饭准备出门,送外卖回来的孩子站在门口说:“欢迎阿姨下次光临!”玻璃门关上,我看到他转身去帮妈妈收拾餐桌。

女儿忽然问我:“妈妈,我能做什么?”我愕然,从前让女儿做力所能及的事她都推三阻四,今天竟主动起来,感谢外卖“小弟”。

绿毛月饼

◎佟雨航(黑龙江哈尔滨)

那年高三,为省下路费,我照例没回家过中秋。晚上,学校食堂的大师傅为留校的学生专门烤制了中秋月饼,每人免费发两块。我就读的是省级重点中学,没回家过节的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农村,生活很清苦,领到月饼,有的同学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,三口两口就吞进肚里。

我忍着在嘴边打转转的口水,把两块月饼装进饭盒,带回宿舍用纸包好,外面又裹上一个塑料袋,偷偷掖在床垫底下,准备下个月回家时带给父母吃。父母生养了我们四个孩子,哥哥去年考上省城的大学,我在县城读高中,两个妹妹还在乡里念初中。他们拼命勤耕苦做,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,供我们读书。我知道,没有我们在家的中秋节,他们一定舍不得买月饼吃。

自学校发了月饼后,每天下了晚自习,我都趁室友去洗漱的空当偷偷摸摸摸床垫下面的月饼,生怕哪位馋嘴

的同学发现了偷偷吃掉。就这样,好不容易挨到回家的日子,我把包着月饼的塑料袋塞进书包,兴奋地坐上回家的汽车。

一到家,我就把包着月饼的塑料袋掏出来,高兴地对父母说:“爸、妈,猜我给你们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?”父亲笑吟吟地逗我:“是什么好东西啊?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。”我打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,一层一层剥掉油纸,打开最后一层油纸时,我一下子傻掉了,眼泪吧嗒吧嗒地滚落下来。父母吓坏了,他们惶惶地问我怎么了。看到我手里长出一层绿毛的两块月饼,母亲一把把我搂进怀里,紧紧抱住我,眼泪打湿了我的衣领。

这时,父亲拿起一块月饼,抹去表面的绿毛,塞进嘴里大口吃起来,边吃边说:“我儿带回的月饼,好吃,真好吃!”父亲拿起另一块月饼递给母亲,声音涩涩地说:“吃吧,这可是咱儿子的一片孝心啊!”



辛苦了 严伟兰

◎王晓(江苏仪征)

连日高温,新闻中用的是极端高温天气。有心人统计,苏州已连续40多个高温日,人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去。然而,有人却不得不出门,比如垃圾分类引导员严伟兰。

严伟兰是姑苏区杏秀社区的一名垃圾分类员,随儿女进城,本是苏北乡下妇女,识字不多,年纪又大,能在家门口找到这份不需要技能只要勤快的活,哪怕是临时的,也很珍惜。

傍晚六点,垃圾房开门,居民们陆续往垃圾分类点送垃圾。有的人一袋,有的人一桶,一位小伙子搬了个盛水果的大号收纳箱,整整一箱。他让我想起北京的一对情侣,半年生活产生一玻璃罐约500克垃圾。如果人人这样,多好。

高温天气,垃圾聚集发酵发出让人掩鼻的味道。投错垃圾桶的,落到桶外面的,严伟兰要帮忙归位。外面热浪蒸腾,垃圾房里更加闷热难耐。但严伟兰不能离开,这里是她的岗位。

有友善的居民把纸盒归置到一角,叮嘱是给她的,她忙不迭地道歉。突然,她用高高的苏北腔喊:“春阳妈妈,车停一下!车里的人估计听不太懂她的话,车停路中,疑惑。她急急把拖在后备厢后面的长绳子拉到驾驶室外面:这拖在地上开出去太危险了。下来一个时尚靓丽的年轻女性,满脸感激,赶紧收拾绳子放好。

对面几个老太太喊她歇会儿,她嘴里答应着,手上闲不住。笤帚扫,水管冲,将垃圾房门口清理得干干净净,垃圾桶洗得蓝是蓝白是白。

闲聊的几个老太太是本地居民,一辈子没干过这样的脏活累活,很心疼她。知道陌生面孔的我就是她远嫁的女儿,纷纷数落:不能让老娘继续干这活儿,吃不消。我心里愧疚,但没办法阻止,只能说一句:辛苦了,严伟兰,愿你永远生龙活虎。